

【城市开心阅读网】

风靡东北的城市职场轻喜剧

俺们这仨全都是

红男绿女



老许/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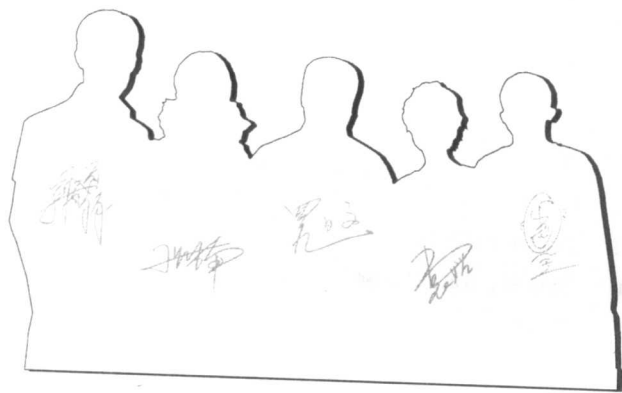
◆ 风靡东北的娱乐大不同爆笑版

Hong Nan Lv Nv

紅男綠女

◆ 老许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男绿女 / 老许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387-1943-1

I. 红… II. 老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8401 号

红男绿女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
E mail	benatg@mail.jl.cn
印 刷	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00 千字
印 张	8.375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6000 册
定 价	19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

- ◆ 1 浪漫的事 /1
- ◆ 2 出差 /7
- ◆ 3 春游 /15
- ◆ 4 麻将 /22
- ◆ 5 禽流感 /29
- ◆ 6 请客 /37
- ◆ 7 生病 /45
- ◆ 8 大母娘 /55
- ◆ 9 报复 /63
- ◆ 10 短信 /69
- ◆ 11 体重 /76
- ◆ 12 跳槽风波 /83
- ◆ 13 缝纫 /89
- ◆ 14 奖金 /96
- ◆ 15 练字 /104
- ◆ 16 时尚 /111
- ◆ 17 游泳 /118

目 录

CONTENTS



◆ 18	运 动	/125
◆ 19	值 日	/131
◆ 20	吹 牛	/139
◆ 21	唱 歌	/146
◆ 22	纪 念 日	/152
◆ 23	热 情	/160
◆ 24	夜 生 活	/168
◆ 25	幽 默 感	/176
◆ 26	有 知 识	/184
◆ 27	求 婚	/193
◆ 28	文 章	/201
◆ 29	真 真 假 假	/209
◆ 30	测 算	/217
◆ 31	魅 力	/226
◆ 32	交 换	/233
◆ 33	做 饭	/241
◆ 34	赌 注	/250
◆ 35	洋 酒	/257





浪漫的事

一大早，杨总一进屋先按了下衣兜，然后望着柏鑫说：“柏鑫，觉得最近伙食咋样啊？”

柏鑫随口答：“还行。”

张楠在旁边听到了，不满地说：“杨总您多偏心啊，为啥单问他呀？”

杨总不自觉地又用眼睛瞄了一下里怀：“柏鑫都吃好了，大伙儿还有啥说的？”

袁媛注意到了杨总的小动作，问：“杨总儿，您怀里硬硬的那是啥呀？”

杨总一斜眼睛：“你咋跟个特务似的呢？你看我胸部干啥呀？”

袁媛摇头晃脑地说：“没鬼儿还怕人看？大丈夫无不可对人言，我猜是一沓私房钱。”

张楠一脸神秘地说：“我猜是一张女孩儿的照片，还是斜着拍的、眼神儿朝上的那种。”

袁媛接着猜测：“也有可能是一封信，还一个字儿都没有，只有两滴眼泪。”

杨总双手合十，冲着她俩作揖：“I 服了 YOU 行不行？咋都那么邪呢？现在这女孩也不知道咋的了，真的，我就现在看

着个女孩我都脸红。”

张楠逗他：“您脸红，那是不知道想啥呢，我们是有话就好好说，啥都不想。”

袁媛也故作了解地说：“行了，张楠，谁能没点儿秘密，咱可别问了，咱自个想想呗。”

杨总不屑：“问呗，能咋的？跟我斗嘴？跟我玩心眼儿？”

柏鑫一脸诚恳地说：“那不咋的？杨总吃的盐比你们喝的水都多。”

周全在旁边纠正他说：“杨总吃的盐比咱吃的米多，过的桥比咱走的路多，喝的酒比咱喝的水多，杨总您接着说。”

周全的几句话让杨总觉得受用极了，他摆出一副讲大道理的阵势说：“你说现在你们这帮女孩儿，那多浅哪，一个个整得头发焦黄，跟炮仗炸得似的。”周全跟着补充：“还有的整那带色儿的隐形眼镜哪，还啥黑眼睛、黑头发、黄皮肤，就差皮子没染了。”

杨总点头：“咱管那个干啥呀？愿意咋整咋整，眼睛一个蓝一个绿才好呢。”他们的话让袁媛听了不满，袁媛对张楠说：“杨总儿多正派啊，张楠，跟你说，没事儿，咱俩可别往杨总身边凑，万一不小心落杨总身上一根儿黄头发，让人杨总咋说呀？”

张楠笑着说：“没事儿，人家过多少年了，嫂子能不了解杨总吗？顶多说一句‘咋的，大羊，认识个洋妞儿？’往下咋样咱就不敢想了。”

杨总闻声色变：“哎，别开这种玩笑啊，都离我远点儿。”

袁媛假装威胁他：“兜里那东西不给拿出来看看，我这头发可不长眼睛，小心它到处乱飞。”

杨总小心翼翼地从小盒子里掏出个小盒子：“你嫂子今个儿过生日，买个戒指。”





柏鑫大声说：“杨总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咋还这么下本呢？有啥用啊？”

张楠一听生气了：“一句话就榨出你那‘小’来，浪漫你懂不懂？”

杨总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兄弟，你没经历过，不知道哇，结婚了比以前费。我这一年尽给人过生日了，不光你嫂子，我都纳闷儿了，我觉着我这老丈人、老丈母娘好像几天儿就过回生日似的。”

周全点点头：“那得老费了，杨总，那玩意儿得老贵了吧？这么多年嫂子不得戴一手金镯子啊。”

杨总满腹怨气地道：“我给她买，她戴也行啊，她可以不戴，你不能不买。买了还说你乱花钱，不买这一年也别想消停！”

袁媛充满向往地说：“真羡慕咱嫂子啊，人家图啥呀，就是个情分呗。”

张楠眼圈发红，着急地说：“行了，杨总，赶紧走吧，再说我就哭了，快给嫂子送去。”

杨总苦恼地说：“直愣愣眼送去还不行呐，人说你没情调儿，非得装作不记着她生日，一看真动火儿了，才能装作不小心把这玩意儿掏出来。”

柏鑫思忖了半天：“这劲儿不好拿呀，早点儿迟点儿火候儿都不对。”

杨总一副身经百战的样子：“这也是多年经验啊，还不能老使这招儿，年年得寻思藏哪儿，冰箱、大衣柜、电话旁边儿，不能让她一下子看着，又不能找不着，你说这难不难？”

柏鑫谦虚好学地问：“杨总，往后的事儿我还顾不了那么多，你先说说头一回，刚认识的时候咋整的？这得学学呀，抄近儿。”

杨总拉开了话匣子：“那时候不上学吗？没钱，买个便宜

的，你嫂子那时候勤工俭学，卖书，我揣着就去了，‘来一本儿《烟雨濛濛》。’”

柏鑫插言：“琼瑶的，搞对象儿的事儿。”

杨总接着说：“完了，她把书拿出来了，是3块还是几块来的，管我要钱，我说没带，就把戒指掏出来了，问她，这个行吗？把戒指夹在书里，递给她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刘德华那种，一走一蹶达，成了。”

张楠听得心潮澎湃：“杨总，别说了。”说着从杨总手里把戒指拿过来，戴在自己手上。

袁媛也赞道：“这要搁港台那边儿，这就叫少女杀手，这话儿您轻易都不能外传，写本儿书，就叫《杀手秘籍》。”

正说着，只听张楠发出一声尖叫：“杨总，您说多逗哇，这戒指戴上就拿不下来了。”

杨总急了：“我给你找刀去呀？”张楠听了直喷嘴：“您看您说话都这么酷！”说着把戒指摘下来还给杨总。

杨总接过来后小心地放好，嘴里唠叨着：“还得赶紧回家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真就没啥地方儿了。”

袁媛提醒：“放厨房呗，一做饭就能看着。”杨总边往外走边说：“那没用，人家从来不进去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柏鑫手里拿个蛋糕进来了。

周全兴奋地说：“哎呀，柏鑫，过了啊，知道我没吃饱，还特意买这玩意，你买6块钱一斤那个多实惠啊？”

柏鑫不满地说：“你咋寻思说的呢？这细粮能给你吗？”

周全不解地问：“那张楠也不过生日，你买这玩意干啥呀？”

柏鑫解释说：“她就好吃这个，而且专吃奶油，买这玩意儿咱也不亏，那奶油有啥吃头儿哇，她吃完了我不就吃蛋糕了吗？”





周全佩服地说：“比我都能算计，真是高手儿哇。”

柏鑫不屑地说：“这叫高手儿？这蛋糕特制的，等她吃完了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了。哎，我先出去躲一会儿，到时候千万别说我送的，千万千万，等她吃完了，她自个儿能明白。”说完，柏鑫出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袁媛进来了，一眼看到了桌上的蛋糕：“这谁送的？谁送张楠的？”

周全答：“还能谁？少女杀手他大徒弟。”

袁媛惊喜地说：“这就开始玩儿情调了？也不知道这蛋糕啥味儿。”

周全叮嘱她：“啥味儿咱也不能动，柏鑫说好几遍，说等张楠吃完了她就明白了。”

袁媛走过去，边开盒子边说：“我就吃一点，这么多呢，他看不出来。”说完挖了一小块放到嘴里。吃完了觉得意犹未尽，又挖了一块，还解释说：“吃得太快了，没尝好。”正吃着，觉得嘴里多了点异物，抽出来一看，是张纸条。她好奇地问：“这啥呀？”

周全批评她：“人家就说特制的，这就是情调，这不写的思念吗？赶紧给人家放回去。”

袁媛为难地说：“我刚才吃得太投入了，都嚼烂了，咋往回放啊？”

周全出主意：“赶紧再找张纸，重写。”

刚放好，张楠就进来了。看见桌上的蛋糕，纳闷地问：“谁送的呀？”

周全装糊涂：“不知道哇，蛋糕店派人拿来的，是不是袁媛，不知道哇。”

张楠不满地说：“奶油给的太少了，管谁送的呢，先吃再

说，来，袁媛。”

袁媛摆手推辞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我已经……已经吃过中午饭了。”

张楠笑了：“自己说的呀。”说完打开蛋糕开始吃，一下露出一张纸条来。她好奇地打开：“这啥呀，啥思念哪。”

周全在旁边解释：“那不知道，反正人家说你吃完了就知道了。”

袁媛提示张楠：“不能是张柏鑫吧？”

张楠摇头：“别说他没这脑子，他字儿也不这样儿啊，他就一笔一画儿写出来也是个狂草。”

正说着，柏鑫进来，坐到椅子上，深情地望着张楠。

张楠说：“看啥？饿了？”

柏鑫点头：“嗯哪，哎，那张纸儿上写的啥呀？”

张楠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：“思念，谁知道谁写的？一家女，百家求哇。”

柏鑫忍不住了：“你还真能绷住哇，那是我写的，咋样，乍一看脑瓜子嗡嗡的吧？”

张楠不信：“你写的？蒙谁呢？你那张体我还认不出来？”

柏鑫听了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走过去看纸条，气愤地说：“咋回事儿啊，谁整的呀？”

张楠问他：“还说是你写的？”

柏鑫急得抓耳挠腮：“不是我写的，蛋糕真是我买的呀。哎，奶油吃完了，蛋糕让我吃呗？”

张楠不高兴了：“凭啥让你吃啊，周全儿你饿不饿？”

柏鑫气得坐回到凳子上，瞪着周全：“你笑啥笑？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柏鑫手里拿着一支录音笔进屋了，笔里传出动听的情歌。柏鑫望着窗外，暗自偷笑。听到外面的脚步声，





他马上钻入周全儿桌子下面，张楠哼着歌进来了。柏鑫在桌子下摆弄录音笔，半天不出声。他气得狠狠把笔摔在地上，发出的响声把张楠吓了一跳。张楠有点害怕，但强作镇定，仍坚持哼着歌，一下跑到门外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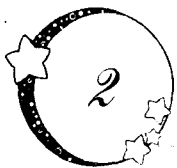
柏鑫从桌子底下爬出来，懊恼地说：“这破玩意儿，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。”说着用手一按，录音笔又传出了歌声。柏鑫急了：“这不玩我呢吗？”这时又听见开门声，柏鑫赶紧又猫起来。

杨总手里拿个棍子进来了，张楠在后面悄悄地指：“就在那块儿。”

杨总试探着往前走了两步，柏鑫在桌子下摆弄录音笔，还是不出声。就听见杨总在外面大喊：“谁呀，赶紧出来，我看着你了。”

柏鑫在桌子下有点焦急，杨总还接着说：“一班向左，二班向右，三班跟我来，先扔砖头！！”

在这危急时刻，录音笔终于传出了优美的歌声，柏鑫举起双手，脑袋从桌子下探了出来。



出差

三月的长春，又到了草长莺飞的季节，引得每个人内心也都蠢蠢欲动。周全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风景感慨说：“哎呀，天儿是暖和了，鸟儿都飞回来了。”

张柏鑫坐在椅子上搭腔说：“说那个干啥呀，你眼睁睁瞅着也没用，咱也没把枪。”

张楠一听不乐意了，斜眼瞅着柏鑫说：“是啊，这咋没把枪呢。”

柏鑫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，急忙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对不起啊，我说错了，私藏枪支犯法哈，有个弹弓子也行啊。”

袁媛也听不下去了，道：“咋就不能有个大弹弓子，我们几个扯你俩腿儿，把你射出去。”

柏鑫一听乐了：“射吧，射吧，把我射美国去才好呢。”

周全白了他一眼说：“美国呢，你就奥美吧，人家不得寻思这啥呀，又来撞楼来了吧？全国的炮一块儿轰，打你个遍地开花儿。”

柏鑫弯腰，手比划着说：“我躲、我躲，我一个反身翻腾三周半，我往地上扎。”

张楠说：“那是水泥地。”

柏鑫说：“没事，我就地一个托马斯全旋，啥事儿没有。”

袁媛冲柏鑫伸出大拇指说：“只要嘴着地指定没事儿，人那嘴多硬啊。”

柏鑫得意地说：“这可是真事儿，也就是痛快痛快嘴儿，还上美国呢。”

周全说：“那是，你都不如我，我咋说还去过双阳、农安，最远到过白城呢。”

柏鑫不服地说：“哎，你出过省吗？你跟我显摆啥呀？我去过辽宁你信不信？”

周全说：“哪块？你说说。”

柏鑫说：“哪块我不知道，反正去过，那回我叔叔开车拉我办事，都要往回走了，完了他说前边儿不远就是辽宁。”



周全着急地追问：“哎呀，那得去呀，得代表吉林人民看望一下子啊。”

柏鑫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我就央求我叔往前开，真进辽宁了，开一百多米，又兜回来了。让我叔给我一顿臭骂，那儿有个收费站，一来一回交两份儿钱。不过，也行，先说咱去上了。”

周全一听气得拍了下大腿：“哎，还好意思说呢，骂你？打你都不多，走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咱这里我估计就张楠走的地方多，米兰、巴黎、HONG KONG 一天挂嘴边儿上。”

张楠笑了，说：“那是啊，都去过，方便，啥时候想去，往床上一躺，眯一觉儿，一会儿就到。”

袁媛也笑了，说：“我也是啊，常去，有时候咱俩还结伴而行呢。你个没良心的，是不总自个儿逛？”

柏鑫冲袁媛一挥手：“去，没你啥事儿，张楠下回带上我。”

张楠说：“还啥下回啊，也不是没带你去过。”

柏鑫着急地问：“哪天哪？咱俩干啥来的？”

张楠说：“还干啥呀？一下儿就吓醒了。”

周全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古人说呀，人一辈子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柏鑫呢，你说你，哎，啥也别说了，咋过都一辈子啊。”

正说着，杨总迈着方步从外面进来了。柏鑫可下找到援兵了，赶快说：“杨总儿咱谁都比不了，人家去过新疆，就是乌鲁木齐。”

杨总一听，忍不住抢白他一句：“你练啥功呢？说话咋魔魔怔怔的呢？我去过乌鲁木齐，就在新疆。”

柏鑫低声说：“我不没去过嘛！”

这一句话，杨总突然想起来说：“还真有个事儿，有个广告会儿，在河北石家庄。”说完他赶紧对柏鑫解释，石家庄是河北省会，不是个村子。接着又对大伙说：“过两天儿吧，我

爸过生日，我还去不了。”

袁媛说：“自己爹，说一声儿不就完了吗？为了工作。”

杨总说：“哪儿呀，她爹，我老丈人儿，自己爹说啥了，抬脚儿就走。”

柏鑫一听兴奋地说：“太好了，杨总儿，让我和张楠一块儿去呗？互相搭个伴儿，唠个嗑啥的。解除一下长途旅行的寂寞。”

杨总说：“那不可能，性别不一样儿，还得住两间房儿。”

柏鑫无奈地说：“那我领周全儿去也行，我还能照顾他。”

周一撅嘴：“别老说话了，该午睡了。先去趟厕所，自个儿脱衣服会不会？还照顾我。”

杨总瞅着他俩说：“根本就不能俩人儿去。车票钱谁出哇？就一个人儿，张楠还不能去，回回差旅费花雷喽。”

张楠哼了一声：“让我去我都不去。”杨总又转头和袁媛商量：“公司事儿多，你下回？”

袁媛望着杨总叹道：“您都跟我说N个下回了，我也死心了。等退休了，坐夕阳红专列出去溜达溜达。”

周一听高兴了，美滋滋地问：“杨总，我哪天走？”

杨总面露难色：“全儿啊，咋说呢，等你自个儿再往起拔拔？我怕你去人说对这会不重视。”周一一下子蔫了。

柏鑫故意放大音量说：“杨总，您放心吧。咋说呢，为了公司，我就千里走单骑了。”说着做出一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义凛然姿态。

周一不甘心地提醒杨总：“那哪儿行啊。他不记道儿哇，念叨一路，到了就记个河北，别到石家庄儿了，人家不下车，还一门心思奔河北呢。”

柏鑫后怕杨总反悔，急忙说：“杨总，您把地方写下来，实





在不打电话，指定没事儿。”

杨总说：“行啦，这不实在没人了吗？会儿是大后天，你明天走就赶趟儿。”

柏鑫说：“别的杨总，到那儿就开会，那我去干啥呀？咋的也得跟河北人民见上一面哪。”

杨总看柏鑫挺兴奋，不忍扫他的兴，说：“好，那就今儿个走，好像应该有一趟车。袁媛，给他拿点儿钱，到车站去试试，要有票你今儿个就走。”

下午，周全看着对面柏鑫的空位置，狠狠地念叨：“那人儿该上车了吧，没准儿在那儿一边喝啤酒，一边儿啃烧鸡，在那儿美呢吧？”

张楠补充说：“嘴里还得哼着黄色小调儿。”

杨总看看表说：“应该在车上了。你说也走得急，好多话还没交待呢，不行还得打个电话。”

他拿起电话，正要拨号，张柏鑫从外面进来了，不好意思地对杨总说：“杨总儿，没走上。”

杨总说：“怎么？没票啦？”

柏鑫低下了头：“不是杨总，候车室整差了。”

杨总指着柏鑫说：“你说你多让人操心哪，恁么大个字，你好好看看不行？该坐哪儿屋就整不明白？”

柏鑫低声解释：“临要开车了我才听见大喇叭响，撒腿我就跑哇，剪票的都撤了，我翻栏杆儿我就蹦过去了，下天桥儿眼瞅着火车开啦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就一伸手，就差一米。”

听柏鑫讲的这么热闹，张楠生气地说：“你就够着你想咋的？铁道游击队呀？你想挂到石家庄啊。”

杨总怕两人又闹起来，说：“哎呀，行啦，没走也行，上午着急，好多事儿没跟你交待。”

柏鑫可下找到个台阶，说：“你看，我就寻思得有点儿啥事儿嘛。”

杨总对他详细介绍说：“到了石家庄，随大流儿，出站台，会务组指定有人儿接。等会儿我让袁媛把你的名字给发过去，有人儿能举你名字，在那儿等你。”

周全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得把咱公司名儿也发过去，要不人张柏鑫一看寻思谁跟自个儿重名呢。”

柏鑫冲他一摆手：“你别跟着掺和，这我能不知道吗？”

杨总又接着说：“见着人儿，打听好了，是广告会儿再跟人走，到地方儿先交会务费，然后住下，这人都有安排。冰箱里的饮料，厕所里的短裤千万别动，电视里让你点电影千万别点，来电话要让吃饭就去，问你按不按摩你就说不用，千万别搭话。”

张楠警告他：“告诉你，孤身在外，别寻思没人儿管你啦。”

杨总叮嘱：“开会时候先听，千万别说话，你那水平你也知道，人家让你说，你就说考虑得不成熟，吃饭的时候就绷着脸儿造，反正也交钱了。让你喝酒，意思意思也行，千万别说东北来的，要不人家可劲儿灌你。哎呀，还有啥没寻思到的呢？”

柏鑫接过话头：“杨总，我想起个事儿。”

杨总问：“啥事儿？”

柏鑫说：“这火车票废了，我忘退了。”

杨总着急地说：“还寻思啥呢，赶紧退，买明儿个早晨的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张楠坐在座位上不停地看表，嘴里唠叨说：“这也不知道到哪了，头一回出门啊，还这么个人。”

袁媛说：“行啊，坐上车就行啊，杨总儿昨个交待得多细

